

朱自清文集

朱自清文集

開 明 書 店

自序

鄭振鐸兄讓我將零碎的文字編起來，由商務印書館印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。

他和商務印

書館的好意，我非常感謝。但這裏所收的實在不能稱為創作，只是些雜文罷了。

寫作的時日從十三年八月起，到今年秋天止，共文二十九篇，分爲甲乙兩輯。

甲輯是隨筆，

乙輯是序跋與讀書錄，都按寫作先後爲序。用「你我」做書名，沒有什末了不得的理由，至多只是因爲這是近年來所寫較長的一篇罷了。

不記得幾年前的一個晚上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想編集自己的零碎文字，當時思索了半天，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一個草目。今番這張小紙片居然還在，省我氣力不少；因爲自己作文向不保存，日子久了便會忘卻，搜尋起來大是苦事。靠着那張草目，加上近年所作的，寫定了本書目錄。稿子交出了，纔想起了我所見的葉聖陶，葉聖陶的短篇小說，冬天，歐遊雜記自序，稿子寄走了，纔又想起了擇偶記，想起了「老張的哲學」與「趙子曰」。偶然翻舊報紙，纔又發見了論無話可說，早已忘記得沒有影子，重逢真是意外——本書裏作者最中意的就是這篇文章。

「海闊天空」與「古今中外」是十四年寫的。那時在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，俞平伯兄在北平，

兩人合編我們——一九二五年，這篇和「山野掇拾」都是寫給我們的。白馬湖是鄉下，免不了「孤

陋寡聞」，所以狂妄地選了那樣大題目。我們出來後，葉聖陶兄來信說境界狹窄了些，與題不稱，

「坐井觀天」，鄉下人到底是「少所見，多所怪」的。這回重讀此文，更覺稚氣；但因寫時頗賣了些

氣力，又可作我們的紀念，便敝帚自珍地存下。「山野掇拾」寫了三天，躲在山坳一所屋子裏，寫

完是六月一日，到了學校裏纔知道那驚天動地的五卅慘案。這個最難忘記。「白采的詩」也是在

白馬湖寫成，是十五年暑假中。老早應下白采兄寫這麼一篇，不知怎樣延擱下來：好容易寫起，他

卻已病死，看不見了！真是遺憾之至。

十九年聖陶兄有意思出一本小說選，讓我主持選政；便有了關於他的兩篇文字。後來他不

想出了，兩篇東西就存在他那裏。這回是向他借鈔的。

給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擬原書的口語體，可惜不大像。給亡婦想試用不歐化的口語，但

也沒有完全如願。你我原想寫一篇短小精悍的東西；變成那樣尾大不掉，卻非始料所及。但是以

後還打算寫這類文法上的題目。談抽煙下筆最艱難，八百字花了兩個下午。這是我在大公報

文藝副刊上的第一篇文字；「老張的哲學」與「趙子曰」是在同報文學副刊上第一篇文字。中間

相隔五年，看過了多少世變，寫到這裏，不由得要停筆吟味起來。冬天，南京都是聖陶出的題目，萍因遺稿是未刊本，此書不知已流落何處。粵東之風稿交給北新多年，最近的將來也許會和世人相見。

十幾年來的零碎文字，至少還有十一篇不在現在的目錄裏。其中一篇中年，是一個朋友要辦雜誌教寫的。雜誌沒辦成，稿子也散失了，算是沒見世面。另一篇記辛亥革命時自己的瑣事，登在十八年清華大學國慶紀念刊上。那是半張頭的報紙，誰也沒有存着；現在是連題目也想不起了。

是爲序。

朱自清（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北平清華園）

甲
輯

「海闊天空」與「古今中外」

有一天，我和一位新同事閒談。我偶然問道：「你第一次上課，講些什麼？」他笑着答我：「我古今中外了一點鐘！」他這樣說明事實，且示謙遜之意。我從來不曾想到「古今中外」一個兼詞可以作動詞用，並且可以加上「了」字表時間的過去；驟然聽了，很覺新鮮，正如喫剛上市的廣東蠶豆。隔了幾日，我用同樣的問題問另一位新同事。他卻說道：「海闊天空！海闊天空！」我原曉得「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」的聯語，——是在一位同學家的廳堂裏常常看見的——但這樣的用法，卻又是第一次聽到！我真高興，得着兩個新鮮的意思，讓我對於生活的方法，能觸類旁通的思想一回。

黃遠生在東方雜誌上曾寫過一篇國民之公毒，說中國人思想籠統的弊病。他舉小說裏的例，文的必是琴棋書畫無所不曉，武的必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！我想，他若舉野叟曝言裏的文素臣，九尾龜裏的章秋谷，當更適宜，因為這兩個都是文武全才！好一個文武「全」才！這「全」字兒竟成了「國民之公毒」！我們自古就有那「博學無所成名」的「大成至聖先師」，又有「一物不知，儒

者之恥」的傳統的教訓，還有那「談天雕龍」的鄒衍之流，所以流風餘韻，扇播至今；大家變本加厲，以爲凡是大好老必「上知天文，下識地理」，而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便是這大好老的另一面。「籠統」固然是「全」，「鉤通」「調和」也正是「全」呀！「全」來「全」去，「全」得烏煙瘴氣，一塌糊塗！你瞧西洋人便聰明多了，他們悄悄地將「全知」「全能」送給上帝，決不想自居「全」名；所以處處「算賬」，刀刀見血，一點兒不含糊！——他們不懂得那八面玲瓏的勁兒！

但是王爾德也說過一句話，貌似我們的公毒而實非；他要「喫盡地球花園裏的果子」！他要享樂，他要盡量地享樂！他什麼都不管！可是他是「人」，不像文素臣章秋谷輩是妖怪；他是獸子，不像鉤通中西者流是滑頭。總之，他是反傳統的。他的話雖不免誇大，但不如中國傳統思想之甚，因爲只說地而不說天。況且他只是「要」而不是「能」，和文素臣輩又是有別；「要」在人情之中，「能」便出人情之外了！「全知」「全能」，或者真只有上帝一個；但「全」的要求是誰都有權利的——有此要求纔成其爲「人生」！——還有易卜生「全或無」的「全」，那卻是一把鋒利的鋼刀；因爲是另一方面的，不具論。

但王爾德的要求專屬於感覺的世界，我總以爲太單調了。人生如萬花筒，因時地的殊異，變化不窮，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，多方面的感受，多方面的參加，纔有真趣可言；古人所謂「胸

襟，「襟懷」，「襟度」，略近乎此。但「多方面」只是概括的要求；究竟能有若干方面，卻因人的才力而異——我們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！這與傳統的「求全」不同，「便是暗中摸索，也可知道吧。」這種胸襟——用此二字所能有的最廣義——若要具體地形容，我想最好不過是採用我那兩位新同事所說的：「海闊天空」與「古今中外」！我將這兩個兼詞用在積極的意義上，或者更對得起它們些。——「古今中外」原是罵人的話，初見於新青年上，是錢玄同（？）先生造作的。後來周作人先生有一篇雜感，卻用它的積極的意義，大概是論知識上的寬容的；但這是兩三年前的事了，我於那篇文的內容已模糊了。

法朗士在他的靈魂之探險裏說：

人之永不能跳出己身以外，實一真理，而亦即吾人最大苦惱之一。苟能用一八方觀察之蒼蠅視線觀覽宇宙，或能用一粗魯而簡單之猿猴的腦筋領悟自然，雖僅一瞬吾人何所惜而不爲？乃於此而竟不能焉。……

吾人被錮於一身之內，不啻被錮於永遠監禁之中。（據楊袁昌英女士譯文，見太平洋四卷四號。）

謫理斯在他的感想錄中自己中心一則裏也說：

我們顯然都從自己中心的觀點去看宇宙，看重我們自己所演的腳色。（見語絲第十三期。）

這兩種「說數」，我們可總稱爲「我執」——卻與佛法裏的「我執」不同。一個人有他的身心，與衆

人各異；而身心所從來，又有遺傳，時代，周圍，教育等等，尤其五花八門，千差萬別。這些合而織成一個「我」，正如密密的魔術的網一樣；雖是無形，而實在是清清楚楚，不易或竟不可逾越的界。於是好的劣的，乖的蠢的，村的俏的，長的短的，肥的瘦的，各有各的樣兒，都來了，都來了。「把戲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」，「正因各人變各人的把戲，纔有了這大千世界呀。說到各人祇會變自己的一套把戲，而且只自以爲巧妙，自然有些「可憐而可氣」；「謂天蓋高」，「謂地蓋厚」，區區的「我」，真是何等區區呢！但是——哎呀，且住！虧得尚有「巧妙不同」一句注腳，還可上下其手一番；這「不同」二字正是靈丹妙藥，千萬不可忽略過去！我們的「我執」，是由命運所決定，其實無法挽回；只有一層，「我」決不是由一架機器鑄出來的，決不是從一副印板刷下來的，這其間有種種的不同，上文已約略又約略地拈出了——現在再要拈出一種不同：「我」之廣狹是懸殊的！「我執」誰也免不了，也無須免得了，但所執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淺，這其間卻大有文章；所謂上下其手，正指此一關而言。

你想「頂天立地」是一套把戲，是一個「我」，「踟天踏地」，或說「偻倂如轅下駒」，如井底蛙，如磨坊裏的驢子，也是一套把戲，也是一個「我」！這兩者之間，相差有多少遠呢？說得簡截些，一是天，一是地；說得嚕噓些，一是九霄，一是九淵；說得新鮮些，一是太陽，一是地球！世界上有些人

讀破萬卷書，有些人遊徧萬里地，乃至達爾文之創進化說，恩斯坦之創相對原理；但也有些人伏處窮山僻壤，一生只關在家裏，親族鄰里之外，不會見過人，自己方言之外，不會聽過話——天球，地球，固然與他們無干，英國，德國，皇帝，總統，金鎊，銀洋，也與他們絲毫無涉！他們之所以異於磨坊的驢子者，真是「幾希」！也只是蒙着眼，整天兒在屋裏繞彎兒，日行千里，足不出戶而已。你可以說，這兩種人也只是一樣，橫直跳不出如來佛——「自己」——的掌心；他們都坐在「自己」的監裏，盤算着「自己」的重要呢！是的，但你知道這兩種人決不會一樣！你我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，孫悟空也跳不出他老人家的掌心；但我能翻十萬八千里的筋斗麼？若說不能，這就不一樣了！「不能」儘管「不能」，「不同」仍舊「不同」呀。你想天地是怎樣怎樣的廣大，怎樣怎樣的悠久！若用數字計算起來，只怕你畫一整天的圈兒，也未必能將數目裏所有的圈兒都畫完哩！在這樣的天地全局裏，地球已若一微塵，人更數不上了，只好算微塵之微塵吧！人是這樣小，無怪乎只能在「自己」裏繞圈兒。但是能知道「自己」的小，便是大了；最要緊是在小中求大！長子裏的矮子到了矮子中，便是長子了，這便是小中之大。我們要做矮子中的長子，我們要盡其所能地擴大我們自己！我們還是變自己的把戲，但不僅自以為巧妙，還須自以為「比別人」巧妙；我們不可但在內地開一爿小雜貨鋪，我們要到上海去開先施公司！

「我」有兩方面，深的和廣的。「自己中心」可說是深的一面；哲學家說的「自知」(knowest thyself)，道德學家說的「自私」——「利己」，也都可算入這一面。如何使得我的身子好？如何使得我的腦子好？我懂得些什麼？我喜愛些什麼？我做出些什麼？我要些什麼？怎樣得到我所要的？怎樣使我成爲他們之中一個最重要的腳色？這一大串兒的疑問號，總可將深的「我」的面貌的輪廓說給你了；你再「自個兒」去內省一番，就有八九分數了。但你馬上也就會發見，這深深的「我」並非獨自個兒待着，它還有個親親兒的，熱熱兒的伴兒哩。它倆你攬着我，我攬着你，不知誰給它們縛上了兩隻腳兒！就像三足競走一樣，它倆這樣永遠地難解難分！你若要開頑笑，就說它倆「狼狽爲奸」，它倆亦無法自辯的。——可又來！究竟這伴兒是誰呢？這就是那廣的「我」呀！我不是說過麼？知道世界之大，纔知道自己之小！所以「自知」必先得「知他」。兵法有云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可以旁證此理。原來「我」卽在世界中；世界是一張無大不大^①的大綱，「我」只是一個極微極微的結子；一髮尙且會牽動全身，全網難道倒不能牽動一個細小的結子麼？實際上，「我」是「極天下之賾」的！「自知」而不先「知他」，只是聚在方隅，老死不相往來的辦法；只是「不可以語冰」的「夏蟲」，井底蛙，磨坊裏的驢子之流而已。能夠「知他」，纔真有「自知之明」；正如鐵扇公主的扇子一樣，要能放纔能收呀。所知愈多，所接愈廣；將「自己」散在天

下，滲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圓，看它的輕重疏密，這纔可以剖析毫芒地漸漸漸漸地認出「自己」的真面目呀。俗語說：「把你燒成了灰，我都認得你！」我們正要這樣想：先將這個「我」一拳打碎了，碎得成了灰，然後隨風颳舉，或飄茵席之上，或墮溷廁之中，^②或落在老鷹的背上，或跳在珊瑚樹的梢上，或藏在愛人的鬢邊，或沾在關雲長的情鬚裏……然後再收灰入掌，搏灰成形，自然便鬚眉畢現，光采照人，不似初時「渾沌初開」的情景了！所以深的「我」即在廣的「我」中；而無深的「我」，廣的「我」亦無從立腳；這是不做矮子，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實話，所謂有限的無窮也。

在有限中求無窮，便是我們所能有的自由。這或者是「野馬以被騎乘的自由爲更多」^③的自由，或者是「和豬有飛的自由一樣」^④；但自由總和不自由不同，管他是白的，是黑的！說「豬有飛的自由」，在半世紀前，正和說「人有飛的自由」一樣。但半世紀後的我們，已可見着自由飛着的人了，雖然還是要在飛機或飛艇裏。你或者冷笑着說，有所待而然！有所待而然！至多仍舊是「被騎乘的自由」吧了！但這算什麼呢？鳥也要靠翼翅的呀！況且還有將來呢，還有將來的將來呢！就如上文所引法朗士的話：「倘若我們能夠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」^⑤……目下誠然是做不到的，但竟有人去企圖了！我曾見過一冊日本文的書——記得是童謠の綴方，

卷首有一幅彩圖，下面題着「蒼蠅眼中的世界」（大意）。圖中所有，極其光怪陸離；雖明知蒼蠅眼中未必即是如此，而頗信其如此——自己彷彿飄飄然也成了一匹小小的蒼蠅，陶醉在那奇異的世界中了！這樣前去，誰能說法朗士的「倘若」永不會變成「果然」呢！——「語絲」拉得太長了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我們只是要變比別人巧妙的把戲，只是要到上海去開先施公司；這便是我們所能有的自由。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，這種或者稍嫌舊式的了；那麼，來個新的，「看世界面上」^④，我們來做個「世界民」吧——「世界民」(cosmopolitan)者，據我的字典裏說，是「無定居之人」，又有「瀾漫全世界」，「世界一家」等義；雖是極簡單的解釋，我想也就夠用，恕不再翻那笨重的大字典了。

我「海闊天空」或「古今中外」了九張稿紙；儘繞着圈兒，你或者有些「頭痛」吧？「只聽樓板響，不見人下來！」你將疑心開宗明義第一節所說的「生活的方法」，我竟不會「思索」過，只冤着你，「青山隱隱水迢迢」地逗着你頑兒！不！別着急，這就來了也。既說「海闊天空」與「古今中外」，又要說什麼「方法」，實在有些兒像左手望外推，右手又趕着望裏拉，豈不可笑！但古語說得好，「大丈夫能屈能伸」，我正可老着臉借此解嘲；況且一落言詮，總有邊際，你又何苦斤斤較量

呢？況且「方法」雖小，其中也未嘗無大，這也是所謂「有限的無窮」也。說到「無窮」，真使我爲難！方法也正是千頭萬緒，比「一部十七史」更難得多多；雖說「大處着眼，小處下手」，但究竟從何處下手，卻着實費我躊躇——有了！我且學着那李達，從黑松林裏跳了出來，揮動板斧，隨手劈他一番便了！我就是這個主意！李達決非吳用；當然不足語於絲絲入扣的謹嚴的論理的！但我所說的方法，原非斗膽爲大家開方案，只是將我所喜歡用的東西，獻給大家看看而已。這只是我的「到自由之路」，自然只是從我的趣味中尋出來的；而在大字長宙之中，無量數的「我」之內，區區的我，真是何等區區呢？而且我「本人」既在企圖自己的放大，則他日之趣味，是否即今日之趣味，也殊未可知。所以此文也只是我姑妄言之，你姑妄聽之；但倘若看了之後，能自己去思索一番，想出真個巧妙的方法，去做個「海闊天空」與「古今中外」的人，那時我雖覺着自己更是狹窄，非另打主意不可，然而總很高興了；我將仰天大笑，到草帽從頭上落下爲止。

其實關於所謂「方法」，我已露過些口風了：「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，多方面的感受，多方面的參加，纔有真趣可言。」

我現在做着教書匠。我做了五年教書匠了，真個膩得慌！黑板總是那樣黑，粉筆總是那樣白，我總是那樣的我！成天兒渾淘淘的，有時對於自己的活着，也會驚詫。我想我們這條生命原

像一灣流水，可以隨意變成種種的花樣；現在卻築起了堰，截斷它的流，使它怎能不變成渾淘淘呢？所以一個人老做一種職業，老只覺着是「一種」職業，那真是一條死路！說來可笑，我是常常在想改業的；正如未來派劇本說的「換個丈夫罷」^④，我也不時地提着自己，「換個行當罷」！我不想做官，但很想知道官是怎樣做的。這不是一件容易事！官場現形記所形容的究竟太可笑了！況且現在又換了世界！努力週刊的記者在王內閣時代曾引湯爾和——當時的教育總長——的話：「你們所論的未嘗無理，但我到政府裏去看看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（大意）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可見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我於是想做個祕書，去看看官到底是怎樣做的？因祕書而想到文書科科員：我想一個人賺了大錢，成了資本家，不知究竟是怎樣活着的？最要緊，他是怎樣想的？我們只曉得他有汽車，有高大的洋房，有姨太太，那是不夠的。——由資本家而至於小伙計，他們又怎樣度他們的歲月？銀行的行員儘愛買馬票，當舖的朝奉儘愛在夏天打赤膊——其餘的，其餘的我便有些茫茫了！我們初到上海，總要到大世界去一回。但上海有個五光十色的商世界，我們怎可不去逛逛呢？我於是想做個什麼公司裏的文書科科員，嘗些商味兒。上海不但有個商世界，還有個新聞世界。我又想做個新聞記者，可以多看看些希奇古怪的人，希奇古怪的事。此外我想做的事還多！戴着齷齪的便帽，穿着藍布衫袴的工人，拖着黃泥腿，銜着旱煙管的農人，抗